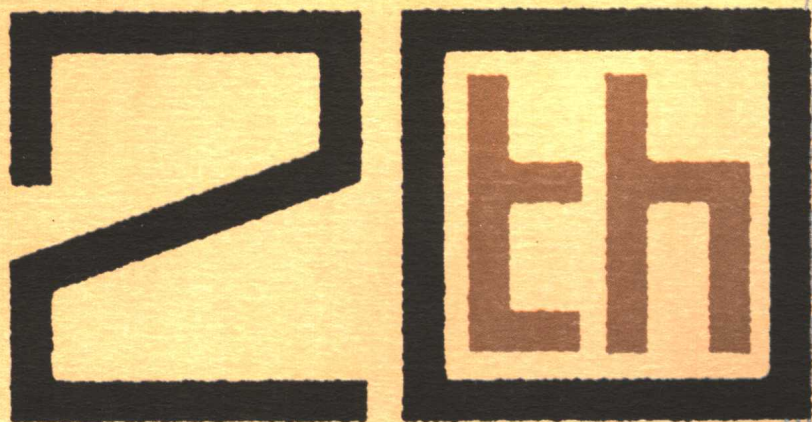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作家文库

大声哭泣

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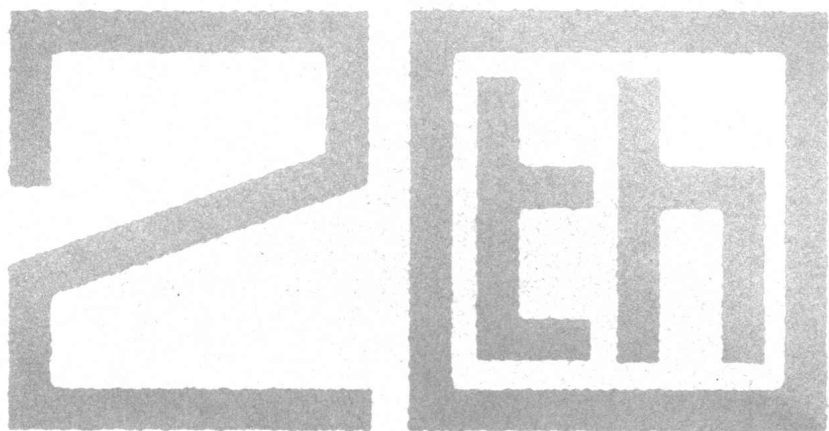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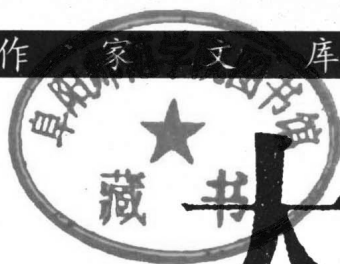
出名。这跟爱情不一样。爱情是一件相反的事，哭出来才像真的。

天祥尤其如此。

我想你不出天祥沉溺在爱情中会怎样，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能沉溺在爱情中了，天祥当然也不会。更重要的是天祥是个像样的男人，这一



二十世紀作家文庫



大声哭泣

林白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声哭泣/林白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10

(20世纪作家文库)

ISBN 7-5399-1951-5

I. 大... II. 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698 号

书 名 大声哭泣

著 者 林 白

责任编辑 王宏波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7 万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951-5/I·1837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1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27	大声哭泣
34	随风闪烁
47	安魂沙街
54	回廊之椅
78	瓶中之水
108	飘 散
137	飞翔与下坠
187	致命的飞翔
216	房间(片断)
237	林蛛蛛与程麻 N
253	二皮杀猪
257	春天,妖精
262	林白论 陈思和
272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这是一部苏联电影的片名，一个名叫阿尔费罗娃的女演员主演，我在报上看到了她的照片，这使我马上想到了另一个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想到了她，其实她跟阿尔费罗娃毫无共同之处，多年来我已经有点把她忘记了，但我还是一下就想起了她。

那时候在沙街暗黄色的木楼和土灰色的砖房前，像开花似的出现的这个女人，她的脸像她身上穿的月白色绸衣一样白，闪亮的黑绸阳伞在她的头顶反射出幽蓝刺眼的斜光，随着她的腰身一扭一扭，黑绸阳伞左一闪右一闪，妖冶而动人。这个穿月白色绸衣的女人在阳伞下只露出小半的脸，下巴像一瓣丰满的玉兰花。

这个女人后来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是否还活着。她在沙街上住过的那幢奇怪的楼也已经荡然无存，似乎是毁于一次大火。那地方后来成了防疫站，常年飘荡着预防流感药水的气味，在有太阳的晴朗日子里，沙街各家的门口晾满了床单，一片淡红粉绿，但是没有了那个穿月白色绸衣的女人，满街的淡红粉绿显得寂寞寂寞，无以衬托。

当时我十三岁。我十九岁以前一直住在沙街，我家跟那个神秘女人的房子隔大半条街，因此我看到她的机会并不多。事实上在她消失之前的两三年她就已经闭门不出，成天龟缩在她那半砖半木的小楼里，很少有

人看见她。她在阳光下打着阳伞的形象就像一部早已放过的电影，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日益模糊虚幻。

我更多看到的是那条狗。狗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动物，所以我总要一再地提到它们。这条狗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清晰，简直伸手可及，以至于那个女人在我的臆想中因为有了这条真实的狗，她的一切举动也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这狗是条非常干净的狗，干净得就像有洁癖的老处女，它在夏天的时候有时一天洗三次澡，并撒上爽身粉。这条干净无比的狗名叫吉。穿月白色绸衣的女人在常年垂着窗帘的幽暗房间里突然喊道：吉。吉就像猫一样前蹄一跃扑到女人的怀里。吉的喘息声一开一合放射出半透明的雾气，在它身后的一面年深月久的落地镜中，女人看到自己抚摸着吉的毛发。吉的每一根毛都经得起严格的挑剔，像经过处理的皮子，甚至闻不到肉体的气味。那时候吉还非常小，还没长出像样的牙，女人常常把它的嘴掰开，仔细看它的口腔，她小心地用手指轻轻掠吉的牙床，它确实没长出牙齿，它的口腔像婴儿一样。女人从落地镜的深处再一次凝望，她说：吉。

吉后来长了牙，女人很平静地观察这颗白玉般的芽蕾，它一天天地长出来，在粉红色的牙床上可爱地探头探脑。但是总会有一天，那女人觉得这狗牙够长了，她就让哑巴姑娘上街买来几根冰棍，然后把门关上，她说：吉，你来。她把吉的嘴掰开，冷不防把冰棍塞进吉的嘴里，她抚摸吉的毛安慰它，但这并不妨碍她用一些锋利的工具将吉的新牙连根拔出来。吉一直吃的是米糊，它没有发现失去了牙齿有什么不便。白绸衣女人连续几年不懈地给吉拔牙，这使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牙齿，它的口腔光滑、柔软、洁净，粉红色的舌头湿漉漉地颤动着，在幽暗的房间里静静地发出微弱的光亮。女人渐渐感觉不到街上走过的板车辘辘的声音，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玉白的脸闪着同样的亮光，她的眼睛柔情四溢。天很快就黑了。

年轻的男教师在星期四的下午家访时间第一次来到沙街，他在街口碰到那个哑巴姑娘，当时她正受女主人的派遣准备到沙街与火烧街的连接处买几根冰棍。

他问：沙街是往这走吗？哑女受惊地一抖身子，已经很久没人跟她讲过话了，她抬起眼睛看这个能发出好听声音的年轻男人，觉得他干净得就

像吉。男教师看到哑女发愣，就又重复了一遍。哑女像她往常所做的一样，爆发性地发出几声惊天动地的咿呀声，同时把眼白翻了出来，像是要拼命把话讲下去，却因为来不及换气而中断了，她气喘吁吁印堂发亮，男教师吓了一跳。他定了一下神，说：你是一个奇怪的女孩。

那天男教师没有看见那个穿月白绸衣的女人。当时他走进沙街尽头一家船民搭的棚屋里，访问了全班最差生的母亲，这是他早年充满朝气的蓬勃生命中极为平常的一天。而那个女人，正穿着她无数件月白色绸衣中的一件，把刚刚洗过澡的吉裹在干爽的大毛巾里，等着哑姑娘买回冰棍，然后给吉拔去新长出来的一颗牙齿。她抚摸着吉粉红色的牙床，手指在那颗硬邦邦的新牙上来回锉动，她不知道窗外有谁在走过。

也就是说，人已到齐，但故事尚未开始。那个当年十三岁的少女，此刻正坐在一个远方城市的窗前，点燃两根蜡烛，现在已经到了经常停电的年头。

厕所与女孩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奇怪的女孩，她只有十九岁，我比她大整整一轮，也就是说，我跟她都属狗而且都属摩羯座。她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就决定把她刚用了两次的法国口红送给我，她认为我用这种口红会富有异国情调，像个马来西亚女子。

这女孩有个可爱的名字，叫都噜，她说她姓的正是那个首都的都，因为老家在山东，所以叫鲁，又因为是女孩，就叫都噜了，就像葡萄长在架上一嘟噜一嘟噜的。她爷爷说，这个姓的祖先是春秋时的美男子，很得宠，后来因为妒火中烧，放暗箭射死了他的对手，后来自己死于精神错乱。

我跟都噜相识在一个公共厕所里。

那天我有点衣衫褴褛，我穿着洗得很白因而显得破旧的背带牛仔裙，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洗水布衬衣，应该说这身打扮还可以，我自己就认为时髦得可以去见男朋友。衣衫褴褛是都噜的说法，她对人的相貌衣着

历来只有两种评价,就是“富”或者“穷”。穷就意味着不好看,廉价,是地摊上的货色,而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应该使自己显得高贵。都噜直到现在还不能欣赏那种飘零的美,她缺乏这种视角,每当我刻意把自己打扮成那样的时候,都噜就说:你破破烂烂的真把自己糟蹋了。

我想我不能把“飘零之美”这个词告诉她,就让她永远停留在贫与富这两个狭窄的概念上。

还是回到厕所里。厕所在电影院旁边,因为正在上映《摇滚青年》,所以红男绿女来了不少。厕所就有点拥挤,每个坑都满了,我进去看了一眼就逃到了门口外面。这时我发现门口边上站了一个女孩,她正对着厕所门口,她看见我出来就赶紧跑进去,结果发现厕所里还是满的,她皱着鼻子重新站在了厕所门口。这个女孩就是都噜。

其实那天我就是去会男朋友的,我想跟他一块去看电影。我对独自一个人去看电影已经厌倦透了,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像治感冒有多种办法一样,这世界总会把另一种办法制造出来,这就是,没有男朋友干脆不去看电影。

不去看电影,独自在幽暗的室内,穿衣镜反射出惟一的亮光,夜色四合,那只名叫吉的狗正张开光滑的嘴,露出粉红湿润的舌头,这样很快就会变成那个穿月白色绸衣的女人。

下午:屋子里面和外面

吉是一条母狗,除了在发情的时候因骚动不安,被女主人关在一间空着的小黑屋的日子以外,其余的时间安静文雅,温柔可爱,一尘不染。

从进入这所寂静幽黑的房子里的第一天起,吉就意识到它的使命决不是看守门户,因此即使是女主人也从未听过它的吠叫声,她无数遍听过吉的呜咽声和呻吟声,能根据其中长短轻重准确无误地分辨出这些声音的不同含义。总之,吉是一条非常聪明的狗,现在这么聪明的狗已经见不着了。

没有人会想到吉有一天会发疯。后来我想吉发疯的根源在于它太聪

明，正如人类中的天才常常容易发疯或被当成发疯一样，吉是狗类中的天才，而天才是可贵的。

穿月白色绸衣的女主人后来常常做同一个可怕的梦，梦见吉柔软粉红的牙床上长出两根鲜红似血的牙齿，牙齿迅速长长，像树一样，而嫩滑的牙床爬满了老筋。她在半夜醒来，恐怖地看见床对面的大穿衣镜发出淡蓝色的光，整幢楼因为有了吉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陌生感。这些都是后话。

年轻的男教师再一次去沙街家访的时候，在那幢常年关着门的房子前看到了哑姑娘，她正抱着一条雪白得像天使的狗。男教师呆立在街心，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幅外国的风景画，在暗黄和土灰的沙街能出现一条如此干净的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男教师暂时忘了那个伤脑筋的捣蛋学生，他朝这条狗走去。

当然不可能有人告诉他日后这条像天使似的狗将咬断他左手的食指，它为此长出牙来，到死也想着把他的脖子咬断，这是一种缘分，仇恨也是一种缘分，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玄机。

吉有点无精打采，它对这个陌生人丝毫不感兴趣，每次女主人让它出来晒太阳它都打不起精神，因此男教师朝它蹲下来的时候它有点心烦，禁不住打了一个大呵欠。男教师很奇怪地发现这只狗没有长牙，一个粉红色的洞正对着他，空荡荡的，颗粒细腻的舌头像女人一样。

吉的牙齿是后来才长出来的，女主人病了两个月没去管它，她在出事以后才发现这一点。吉到底因为疯狂而长牙，还是因为长牙才疯狂，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哑姑娘抱着狗，目不转睛地看着男教师的脸，她希望他看她，跟她讲话。但他摸着狗的毛，只是稍稍把脸偏过来问：它有多大了？哑姑娘声音喑哑地在喉咙里咕噜了几声。男教师不在意，又问：这狗是在哪里买的？哑姑娘不做声，仍然看着男教师的脸，男教师终于拿眼睛看着她了，他问：这狗是你的吗？

哑姑娘不知为什么突然激动起来，她拼命翻着眼皮，大声啊啊地叫喊着。男教师同时看到这条美丽的狗开始兴奋起来，它像是闻到了一种它最喜欢的气味，它挣脱哑姑娘，跳到地上走来走去，面朝着那扇暗色的门。

男教师听见门后有个女人唤道：吉，进来。

门开了,在半明半暗的室内光线下,男教师第一次看见了这位常年穿着月白色绸衣的女人。他吃惊地看着她。

都 噜

都噜一有空就问我:你看咱们中国的女演员谁长得最高贵?我说:谁也不高贵。

都噜一听很高兴,说:就是,刘晓庆长得最穷,穷兮兮的。说完她嘴里又嘟哝着张瑜陈冲龚雪岳红巩俐,把能想起来的都认真想了一遍,最后她说:你觉得潘虹怎么样?她像家里很有钱吗?富不富?

我说:一般吧。

都噜高声喊道:没错!所以中国女演员都不怎么样。

对这样的女孩我还能说什么呢?何况她比我小一轮。这并不是说我到了个非要跟什么人讲讲心里话的阶段,我向来认为向人倾诉是件愚蠢的事情,不管跟谁。但是都噜有一个时期染上了一个毛病,没完没了地跟我讲她的男朋友。都噜一共有三个男朋友,她对这三个人的取舍弄得她心烦意乱,从早到晚犹豫不决。为了不失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噜费尽心机玩着高难度的平衡技巧,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瞒天过海,三十六计用了不下十八计。当她确信我对她的三个男朋友从幼儿园起到大学的全部履历以及他们脸上的疙瘩和眉毛的浓淡都清楚以后,就常常满怀希望地望着我,充满了探询和好奇,活像一个求知欲旺盛的中学女生。

当然我不能回应她的提示,我很无辜地望着她,表示我其实并不非要知道她的男朋友什么的。都噜立刻就有点失望,眼看着不想说话了,这毕竟是件让人不痛快的事情。我想再过十二年,都噜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她一定会明白,不痛快是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不痛快只是一粒沙子,生活就是由许多沙子组成的,生活是一盘散沙。我不跟都噜讲这些,时间会把一切都告诉她,就像一阵风,会把地上的沙子扬到天上,然后降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这样。

都噜说我表情如此沉重,一看就是一副失恋的样子,所有的男人都不

会喜欢一天到晚挂着副失恋面孔的女人。男人希望在女人脸上寻找笑容，女人应该美丽而快乐，要不然要女人干什么呢？这是十九岁的女孩都噜在某日下午吃着冰棍对我说的。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男朋友。

现在必须给他取一个代号，这很有必要，因为我既然不愿意告诉都噜他的名字，我就决心坚持到底了。要找到一个独特的符号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情，ABCD 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都太平凡而且很多人用过了，我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了一个用星座的名称作代号的办法。我男朋友所属的星座是天秤座，因此我决定叫他天秤。

这其实不合适。一个不合适的名字使人感觉虚假，但是不说出名字也同样让人感到虚假，某个人存在而某个人不存在，这常常使人难以判断，你认识他他就是真实的，你不认识他他就是没有的，所以每个人都想出名。这跟爱情不一样，爱情是一件相反的事情，说出来的都像是假的可笑的，不说出来才像真的。

天秤尤其如此。

我想像不出天秤沉浸在爱情中会怎么样，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能沉浸在爱情中了，天秤当然也不会。更重要的是天秤是个像样的男人，这一切的结果使我无所适从，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吉与女人的神话

沙街上每一颗石子都冒着热气，像正在炒着的黄豆，发着光，饱含石英的沙质，在阳光下睁着锐利的眼。沙街没有声音，最热的时候总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沙街令人怀疑。

各家的后门都开着，背带河的风弯弯曲曲吹进房间和天井，湿润而凉爽。女人光着脚，坐在一张竹躺椅上，落地穿衣镜擦得很清晰，镜面溅上了几点水的纹点，像暗花一样装饰着镜子的斜角。女人刚刚化了妆，描了眉毛，鲜红的唇膏艳丽的嘴在镜子里很夺目，女人抱着吉。

香皂的气味从吉微湿的毛丛中散发出来。她一只手搂着它，另一只

手在吉身上来回抚弄。这只手像一条深海动物熟练地游动在海草之间，轻重缓急舒张收缩，充满了韵律的美感。

吉偎贴在女人的胸前，舒服地缩着身子，它不时地在女主人软软的突起的半圆上蹭几下。它听见她说：吉，你看看我。

吉抬起它淡黄色的美丽眼睛看着女主人，它的眼睛水汪汪的像头小鹿。女人看了看镜子，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拨吉的嘴，吉把嘴张开，口腔干净光滑，没有长出新的牙齿。女人说：乖。

她把脸靠到吉的鼻子上，吉不声不响地舔着女主人。它用舌尖一点点碰着，脂粉在吉粉红的舌头上铺成薄薄的一层，像发白的舌苔，吉努力把它们咽下去。女人闭着眼睛，任吉在她的眼皮上耳垂上和紧闭着的嘴唇上一下一下地舔着，她沉浸在一股异香之中。她的手停在吉的身上。

吉觉得女主人冷落了它，它开始呜咽起来，像小孩撒娇。它朝女人的怀里缩了缩，又冲那软软的半圆蹭了蹭，女人把吉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前，柔声地说：吉，吉，你怎么啦？

女人和吉隔着薄薄的一层月白色绸衣紧紧贴在一起，她们一同喘气，她的气息从胸腔里出来拂动了吉颈上的毛。女人感到她的手心开始发热，湿润，湿漉漉。

窗帘低垂。女人解开衣服，她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乳房匀称柔软，小巧可爱。它们像一对受了委屈的苹果，没人理会，孤零零的。女人爱怜地捧着它们，它们没有被吸吮过，没有喂过奶。吉小心地嘬最顶上的那颗微红的头，它受了刺激，激动起来，变得鲜艳、潮湿、发亮，表面的颗粒坚挺鲜明，充满生机。吉感到它一下一下地动荡起来，吉觉得女主人的手正压着它的头，它一下整个地将这柔软的东西含在嘴里了。吉听见女主人无力地呻吟了一声。

自己的羽毛

我爱上天秤很久以后才开始到床上去，这使都噜惊讶无比。都噜说：你太压抑自己了。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关键是即使做爱也无法表明爱情。

我知道在一个性泛滥的时代里谈爱情是很虚妄的,但我觉得自己爱天秤爱得要命,我迫不及待地想表明这一点,但又不能跑去跟他说我爱你,这同样是可笑的。

现在已经晚了。

我经常考虑爱情的表达形式这样的问题。做爱本来是爱的最高形式,现在几乎成了最低形式,以此为起点,我跟天秤重新开始互相试探,遮遮掩掩,就像一对心里有意思但尚未挑明的男女。如果我想跟天秤并肩骑一段路的自行车,就得找出合适的理由,比如他要去图书馆借书,我就说我得到社科院去一趟,社科院正好在图书馆的对门。他若来看我,不是说借书就是打听一件不相关的事情,反正总有借口。有一次我去看他,一进门他就问:你干吗来了?我说:没事,来看看你。他脸上马上就有了得意之色,于是我想:我输了一盘。

然后就故意一个星期不去看他,到了第六天下午,天秤头发湿漉漉地跑来了,他往藤椅上一坐,我微笑着注视他的头发,问:你怎么了?他说:做爱了。我说:你自己跟自己做爱吗?他站起来径自往我床上一躺说:我要做爱。那样子就像是说:我要吃饭。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我自己,我有时候认为自己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爱一个人爱得稀奇古怪。我热切地盼望天秤尽快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或者锒铛入狱一落千丈,以便让我的爱情显示出真正的价值。但是事实上天秤平步青云,事业上一发而不可收,我断定他总有一天会获得巨大成功,正因为这样,我不能在这里写出他是干什么的,这很容易被人猜中他是谁。

道理很明白,普天下都是一样,如果男人太出色,受罪的必定是女人。

后来都噜有机会详细地看到了天秤的正面和背影,她很迟疑地问我:你说的就是他吗?我说是他。

关于眼泪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Do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me cry?

(你真的想伤害我吗?)

你真的想让我哭吗?)——一首歌

一个女人(不是少女),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男人,结果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希望跟这男人结婚,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她对那男人说,她将承担一切责任,她将独自抚养这孩子,一切都不用他管。男人说,他这辈子不打算结婚,更不准备要孩子,他这是真话,一个出色的男人到了三十四岁还不结婚确实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结婚。女人就说,即使不结婚她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她准备承受一切压力,生一个私生子,她说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她将请一次长假,孩子生下来就交给她母亲,她母亲长期从事妇幼保健工作,一切都没问题,经济上也就不用他负担。女人又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她已经三十岁,而且以前她曾经做过两次人流,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孩子了。

女人以为男人会感激她,会被她的爱情所感动,她希望他抱抱她,摸摸她的头发,然后一切艰难困苦她都可以承受了。她想像着她肚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长得像她眼前所爱的男人一样。她心里于是充满了一种宁静的柔情。

但是那男人说,如果她一定要把那孩子生下来,那明天就去打结婚报告,然后他将辞职,离开此地,永不回来。女人一听绝望极了,在极度混乱中她惟一关心的就是她还能不能再见到他。她沙哑着喉咙问:你到哪里你告诉我吗?男人说:不告诉。她又问:以后你让孩子看你吗?他说:不让。最后她说:那你留一张照片给我吧。他说:一堆烂肉有什么好看的,你看那个孽种就够了,看我干什么。

女人感到万箭钻心,全身都在疼痛。男人走了以后,她独自一人整整哭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她想她宁可失去一切也不能见不到她所爱的人,于是她对前来听她决定的男人说,她这就到医院去,下午就做流产手术,她将不要求结婚,而且在做完手术的十五天她自己照顾自己。

男人如释重负,他问: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又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差。

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女人去做了人工流产之后常常想念那个在她体内活了四十九天的孩子。她知道,她这辈子再也不会孩子了,她后悔她没有做出相反的决定,爱情是靠不住的,而孩子才永远是自己的。她神情恍惚地对人说:就跟用刀剜她的心一样。

这个作出了重大牺牲的爱情故事还在继续，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愿会好。

还有，那个女人不是我。

爱比死残酷

忽然想起一部西德电影，片名就叫《爱比死残酷》，导演是法斯宾德。

电影我没看过，只是看到法斯宾德的有关材料，但片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天秤说：爱就是死，就是自虐。他认为爱情的最完美结局就是婚礼和葬礼同时举行。这使我觉得这辈子都没希望了。

天秤没有跟我讲过他的爱情故事，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个开头，我却像血晕症患者看见血一样一下不舒服起来，连脸色都变了。天秤赶紧打住，后来就再也没有讲起过他跟别的女人的事情。

天秤穿着短袖衫的时候，裸露的手臂上有一串很醒目的圆形疤痕，这些疤痕很像预防天花种的牛痘，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每人身上都有若干颗，至少一颗。我的牛痘被我妈很别致地种在腿上，因此我的双臂光滑平整。天秤手臂上的圆形疤痕在前臂上，就是在手掌与肘关节之间，而且一共有四颗之多，这些牛痘的位置和数目都让人觉得奇怪。

我抚摸着这些古怪的疤痕，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妒忌，胡乱猜着许多跟他有关的女人。我说：这像是烟头烫的。他说：是。我说：为了什么？为了爱情吗？他又说：是。我说我明白了，一颗疤意味着一个被打掉的孩子。他说这不对。我说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我说你把烟头烧红一点，准备烫上第五个伤口吧。他说：确实不是为了这个。

一个女孩一定要跟他好，他不打算跟她好，她说他不跟她好她就要去死，他说你说我怎么办？又不能打她。他对她说：我不能为了你放弃我的自由，为了我去死不值得，世上好男人多得很，你一转身就会碰到。女孩说她只爱他一个人，如果他不爱她，她一定要去死。天秤吸着烟，他把烟头按在自己的手臂上，烫得他的皮肤吱吱冒着白烟，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你看着，我受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但这会肿起来，会烂，然后留

下一个疤，一辈子都去不掉，我今生今世记住你的情分，这总可以了吧。

女孩大哭一场，绝望而走。

好女孩今又在何方？

我有时会想像天秤死于一场交通事故，这是一个恐怖的带自虐性质的想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想到他的死，事实上想到他死使我摧肝裂胆悲恸欲绝，我到底是更爱他还是更恨他？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抑或是：爱就是恨。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使我想到他的死。

那次我从医院出来，天秤来看我，他说：我会暴死的，我将不得好死。他大概已经明白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了。

那女孩及时离开天秤是对的，她没有为他去死。尽管那女孩现在可能因为没有爱情而变老发胖、变邋遢。

这样的好女孩非常多，就像坏男人一样多，有多少好女孩就有多少坏男人。坏男人是好女孩纵容出来的。

雨丝般纤细的手

一到下雨我就想起童年。童年像一场透明洁净的雨，落在沙街凹凸不平的地上，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窝。站在屋檐下，用手接住瓦漏水，雨水顺着手臂流到胳肢窝，凉凉的湿湿的，禁不住想笑出声来。

下雨除了使我想起沙街的瓦漏水以外，还提醒我关于那个穿月白色绸衣女人的故事。

她在下雨的时候喜欢把窗打开，看雨，那时候她已经认识那位年轻的男教师了。下雨的时候沙街显得平静温柔，轻盈的湿气像指甲花一样徐徐开放，男教师打着一把油纸伞走进沙街，雨点在纸伞上发出“笃笃”的声音，饱满而结实。

男教师把湿淋淋的纸伞放在门口，女人说：吉，你去玩吧。吉狐疑地望望女主人，它走到门口，又溜回来绕着主人的脚边转了一小圈，嘴里哼着，平时这个时候，该是女主人跟它一块睡午觉了。

女人说：吉，听话。

男教师走进房间里，在雨天室内的昏暗中，他头一眼就看到摆在案桌上的两只鲜红如血的高脚玻璃杯，它们闪着隐隐的光。男教师除了在地区师范念过书还从未去过有高脚酒杯出售的地方，因此他有点怯怯的。

女人说：你喝点酒吧，度数很低的。

男教师说：不，我还是先喝点茶。有茶吗？

女人仍然站在窗前，她脸朝着雨，说：你今天要教阿兰（哑姑娘）认字吗？她在楼下，楼下也有茶。

男教师说：我过一会再来。

女人忽然亮着嗓子喊道：吉——上来！她的声音清亮圆润，有一种华丽之感，男教师不由得想起一张旧唱片。

吉敏捷地跑上楼飞快地进到房间里，它望着女主人，气喘吁吁。女人坐在躺椅上，吉熟练地跳到她怀里，并且用两只前爪攀着女人的肩，它白色的绒毛一抖一抖的。女人柔柔地抚着吉，一边说：吉，咱们喝酒。她端起酒杯啜了一口，把酒含在嘴里唔唔了一阵，吉听懂了是在说：吉，把嘴张开。它就把嘴张开，女人嘴里的酒细细地流到吉的口中。

男教师站起来，说：那我走了。

女人说：你顺便把门带上。她听见他的脚步声湿滞滞地消失在楼下，门响了一下。

她双手拿起两只杯子，嘣地对碰了一下，一仰脖子将其中的一杯一饮而尽，另一杯慢慢地倒进了吉的嘴里。她走近镜子，很近地对着镜子看，镜面即刻蒙上了一层水汽，她用手绢飞快地擦了擦，镜子里女人毫无表情地望着自己，她脸颊上一道细小的刀痕在脂粉下隐隐约约。她拿手使劲搓这疤痕，搓得皮肤发红，就像是刚被抽了狠狠一鞭子，红得发肿。

女人慢慢回到躺椅上，吉正缩在椅子中间睡得迷迷糊糊，女人把它抱起来，闻到吉身上散发出浓郁的酒香。

男教师后来还是常常在下雨的时候打着纸伞到沙街的这幢砖木小楼。多年以后，当他在乡村小学的泥砖房里回想起年轻时候在镇上的日子时，已经说不清当时吸引他的到底是女人还是狗，抑或是哑姑娘还是那幢小巧的楼房。总之男教师为这段经历付出了代价，六十年代末下放到本县最边远的山区公社，在那里的小学任教至今，而他当年的师范同窗，纷纷当上了县教育局长和人大代表，或者调到文